

# 野火花

顧仲彝

孔另境主編  
劇本叢刊  
第四集

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

劇本叢刊  
第四集

# 野火

實價國幣

外加運費匯費

著者 顧仲彝

發行人 李煜瀛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野  
火  
花

三  
幕  
悲  
劇



# 野火花 三幕悲劇

顧仲彝

## 劇中人物

劉大嬸 琴

劉蕙姑 其女

曾娜 馬來女傭

孫二嫂子

孫瑪格 其女

林新嫂子

龐三嬸

葉美麗

金家新娘子

柳德本 劉大嬸的後夫，亦即劉蕙姑的後父

李嘉琳 劉大嬸娘家的姪兒

劉大嬸的鄰居和朋友

傅金生 劉蕙姑的未婚夫

傅大桂 金生的父親

潘 二

劉大孀家的長工

羅 四

本劇發生於南洋羣島華僑集居的某處某村上

第

一

幕





佈景 南洋某地富農的住宅。台上是一間客廳，後面是白石的走廊，白石的大柱子，白石的欄杆，欄杆外面是空曠的園地，種着熱帶的植物，如棕樹，鐵樹和野火花，尤其是野火花，牠是一種茂盛的高樹，開花的時候，滿樹的紅花，密密層層像一片火雲。晴朗的天空上飄着幾朵燦爛的晚霞，托着野火花的紅色，襯着茂密的綠葉，白玉一般的欄杆，真是一幅熱帶裏最鮮豔最美麗的畫面。但等閉幕時日已西沉，鮮豔的熱帶背景也就比較模糊了。這是有錢而沒有智識的華僑所蓋造的房子，龐大富麗，但粗俗欠雅。室內陳設亦然。左右兩旁有門，通內室。

幕啓時室內坐滿了女客——孫二嫂子，林新嫂子，龐三嬸，金家新娘子，孫瑪格，葉美麗，和女主人劉大嬸，和她女兒惠姑，正在看一對馬來土人的跳舞。幕啓時奏着馬來跳舞的音樂和女客的嬉笑聲，舞已跳到最後一段，最快最緊張的一段。跳完舞有零零碎碎幾下鼓掌聲，跳舞的人向鼓掌的人鞠了一躬就由外面走廊下。

葉美麗 跳得真好，真有趣！

孫二嫂子 金家的新娘子，你剛打中國來，看到這種馬來人的跳舞覺得有趣麼？

金新娘子 有趣，有趣，我們廣東鄉下就沒有這些個玩意兒。

龐三嬸 我們廣東只有迎神出會，耍龍燈，這些個老東西。這兒的馬來土人跳舞啦，唱歌啦，彈琴啦，真有趣！我就喜歡這些個！

孫 美麗姑娘，你近來長得越發漂亮了，有了婆家沒有？我來替你做媒！

林新嫂子 早有了婆家了，你還不知道麼？她的新官人是姓林的，在新加坡做生意，年底下就要來迎娶呢。

孫 啊呀，我怎麼一點也不曉得！村子裏的事我知道得最遲。家裏有了病人，外面的事情就沒有興趣了。

林 你的孫二爺身體好一點麼？

孫 有時好有時壞，真把一家人弄苦了。我們一天到晚得在家裏守着，連逢時逢節都沒空出來玩兒。我是過慣了，倒是苦了我女兒，也陪着我受罪。

林 你不能把你女兒老關在家裏呀！時代不同了，要找好女婿，一半兒靠父母，一半兒要靠女孩子自己了。

龐 姻緣是前生注定的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金 今天蕙姑娘跟傅家三少爺定親真是好一對兒！

林 一點不錯，傅家三少爺人品又好，家裏又有錢，點了燈籠找遍全南洋也找不到一個更好的女婿。蕙姑娘這一世吃穿玩兒是不用愁的了。男家有錢，女家也有錢，劉大嬸，你真是好福氣。

劉大嬸 託福，託福，你們都說得好。請各位隨使用一點點心，不要客氣！蕙姑，你陪孫家小姐葉家小姐

到園子裏去玩。她們年紀輕，喜歡動，叫她們在屋子裏陪着我們說話，真要把她們悶死了！

蕙姑 是媽媽（與孫瑪格葉美麗下）

劉 請大家隨便吃一點！

孫 蕙姑娘好像今天不很高興！

劉 她的脾氣一向很怪，老不開口。我從來沒有看見她這樣的小姑娘。有時候她半個月一個月不說一句話。有時候她的話匣子一開，說個不停，說得你氣都喘不過來。我真不懂她。

龐 劉大嬸，是你寵壞了她！你就生她這麼一個似花如玉的女兒，從小就百依百順。她父親劉大爺在世的時候，把她愛得比自己性命還厲害。要是蕙姑要天上的月亮，她父親真會爬上天去取下來呢。後來她父親死了，她就不喜歡你再嫁，她說不定到現在還爲了你再嫁恨着你呢。

劉 唉，她父親死的時候，叫我孤零零一個人又有什麼辦法。我並不想再嫁人，但是在這舉目無親的海外，有誰來照應我？幾個遠房的叔叔還串同了當地的政府來謀我們的家產。要不是屋子裏有個男人照顧着，說不定早給他們趕回中國去了！

孫 在這個世界上，尤其是南洋，單身的女子真不容易過活。況且，你劉大爺死的時候，你年紀還青着呢。

劉 不過我不懂她對我的再嫁，爲什麼要妒忌呢。我是她的媽，並且德本寵愛她比我還利害呢，他從

來不拿後父的態度對她。

孫 那也難怪，你們又沒有一子半女。

劉 他上城裏去回來總買東西給她，他從來不想到替我買點東西；當然我不會怪德本的。蕙姑是我的女兒，德本越喜歡蕙姑，我也越愛德本。可是，我說出來你們也不會相信，蕙姑小的時候就不許德本親她，現在連碰都不許碰一下。爲了這件事，我打過她罵過她！

龐 誰不知道她跟你姨甥常常在一起很親熱的。

劉 你說嘉琳麼？後來她跟嘉琳絕了交了。這一點我也不明白。到底爲什麼他們反了臉？

龐 誰都不知道。誰都覺得奇怪，但是總有緣因的。

林 前天嘉琳上我這兒來，我問他，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他說有一天碰到你蕙姑，你蕙姑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。今天早上他一聽見傅家要來這兒下定，他拿了鎗一直就上山裏去了。看見他的人都說他臉色白白的，好像很難過似的。

劉 這一點不能怪德本，也不能怪我。人人知道她跟嘉琳好，人人知道她跟嘉琳要定親了。忽然他們反了臉，不說話。後來有人提起傅家的金牛做媒，她也不說什麼。金牛老早就看中她了。金牛的父親是德本的老朋友，聽說從前同過事，非常知己。有時我們全家中城裏去買東西，路過他們那兒，傅家總是很客氣的款待我們，吃這樣，吃那樣。他們的金牛看見了蕙姑，老是侷促不安，不知道怎

麼樣才好。他知道蕙姑跟嘉琳好，但他從來不說一句話。後來蕙姑跟嘉琳絕了交，金生的父親就向德本說，德本向我說，我向我女兒說，她也不反對，不過看樣子還喜歡，所以今天就替他們定親了。這件親事就是這樣成功的。

金 看樣子好像蕙姑不是頂起勁似的。

劉 要是她不同意，那也不能怪我們啦。她的脾氣從小就非常別扭，我們無非要她喜歡才替她定這門親事的。

孫 她應該滿意啦。金生這孩子真好。誰都說金生是個有出息的孩子！

龐 他彷彿就是這村子裏的人。他家住得離這兒又不遠。況且傅家有錢，這一帶的華僑誰不知道他們。

林 他在這兒的橡膠地比自己村子裏還多些呢。

龐 這還用說麼？金生的叔叔死的時候，把家產都傳給金生了，並且兩年前，你們記得麼？荷蘭政府把公家的橡膠地拍賣，金生的父親把整批的都買過來了。

孫 傅家在這一帶華僑當中算是最有錢的了。

林 金生的兄弟雖然有四個，可是分起家來，每一個還是富翁呢。

龐 況且，劉大嬸，你們劉家一向是這村子裏的首富，你給她的陪嫁也一定不會少的。

劉 龐三嬸，你說得好，我們劉家的境况近來大不如從前了。不過蕙姑是我唯一的女兒，等我死了，劉家的產業還不全歸了她麼？就是德本，除了她也沒有一個親人。

林 時候不早了，我們該走了！

龐 啊呀，天快黑了！我們儘說話連時候都忘掉了。劉大嬸，再會罷！我們吃了蕙姑的定親酒，還看了馬來舞，真是太高興了！謝謝，謝謝！

劉 請各位吃了晚飯去罷，孫二嫂，我不敢留，因為她的丈夫恐怕已經很不耐煩的等着她回去呢。

龐 我們都有丈夫在家裏等着呢。晚飯不吃了，謝謝你！

劉 那末謝謝你們！沒有什麼好吃的，待慢得很！

孫 你的新女婿今天在這兒吃了晚飯才走罷？

劉 不，他要跟他父親一塊兒回家去呢。今天陰曆是二十五，晚上沒有月亮，路上漆黑的不大方便。他們早該上路了，一進了冬，日子一天短一天，太陽一向西，立刻就天黑。

龐 我聽見他們進來了，向你告辭呢。

（右首走廳外走上劉蕙姑，孫瑪格，葉美麗，柳德本，傅大桂，傅金生）

柳德本 琴，大桂跟金生來跟你辭行。

傅大桂 大嬸，我們不能不走了。昨天下過大雨，路給衝壞了好幾段，不大好走。

柳 有幾處還浸在水裏呢。

孫 呀，傅家三少爺，你還記得我麼？我們有五年不見了。

傅 你還認得孫家二伯母麼？

傅金生 我認得。只怕孫伯母不記得我。

孫 我怎麼會不記得你！金生，你的眼光不錯，蕙姑是我們這兒最漂亮最聰明的小姑娘。蕙姑，你的眼光也不錯，傅家三少爺人品既好，又有志氣。你們真是好一對兒！我們得走啦！你們還有事情要商量罷。

柳 不，事情都已經商量好了。

孫 那麼再會吧。瑪格，你來！

蕙 孫伯母，我想留瑪格吃晚飯，她不敢問你，孫伯母，你讓她在這兒多耽一會兒罷。

劉 孫二嫂子，你就答應她吧。回頭我叫長工送她回來。

孫 不，我可以派人來接她。瑪格，你就留在這兒陪陪蕙姑。

劉 她們倆小姐妹真要好，不知道有多少話要談呢。

孫 那末傅大爺，金生，再會罷。

傅 再會，孫二嫂子。替我問候問候孫二爺。

孫 他一定很感謝你的。

龐 再會，再會。

林 明日見！

（女太太小姐，全由走廊下）

傅 孫二嫂子看起來還是那末年青。她至少跟我差不多年紀。到底是操心的容易老。孫二嫂子在當年真是數一數二的美人兒。

柳 大桂，請坐。何必急呢？

傅 不，我們該回去了！一下子天就要黑了。你們不用麻煩！我們帶來有好幾個長工呢！

柳 我至少送你到村口，忙了一天，散散步也是好的！

（劉大嬸，蕙姑和瑪格上）

傅 劉小姐，金生，你們如果對這件婚事有什麼話要說，這是很好的機會。

蕙 我沒有什麼話要說。

傅 你對金生沒有什麼不滿意吧？（蕙姑不答，劉大嬸代答）

劉 傅大爺，你問這話叫她怎麼好意思回答呢？

蕙 謝謝你們的好意。



傅 什麼？你就是這麼一句話謝我麼？

蕙 謝謝你送我的東西。

傅 這是在南洋買得到的最漂亮的東西。

劉 一個鄉下姑娘怎麼配帶呢。

傅 配？蕙姑娘配帶世界上最大最好的金剛石！金生，現在向你丈母娘告辭罷！

金生 媽，我們走啦，再見。

劉 金生，我一定要愛你像我愛我女兒一樣，不然我不會原諒你把她帶走的。她是我惟一的心肝寶貝。

柳 蕙姑，你不要哭！在客人面前哭算什麼呢？

孫瑪格 劉大嬸，蕙姐姐（也哭起來）

柳 這才好呢——大家哭來，不要這樣！

傅 不要傻吧！有人死了才要哭！你快要作新娘了！你們兩個都應該快活。知道你們倆訂婚，誰都會喜歡好，再見罷。

劉 傅大爺，再見。請你告訴傅嫂子，她今天不來我很生氣。

傅 她實在因為身體不舒服，爬不起來；不然，她比誰都還高興來呢。

劉 那末替我候候她，希望她早些好。

傅 謝謝你！

劉 現在你們快走罷。天快黑了。（向德本）你送一段就回來。

傅 我叫他不必送。

柳 胡說！這並不麻煩，我送你到村口山脚下！你們先吃晚飯不用等我。

劉 我們一定等你。瑪格，我們晚飯吃得遲一點，你不要緊麼？

瑪 我一點也沒關係。

傅 好，那末再見罷！你們不用出來！

劉 不，我來送你們到門口。

金生 我……我有一句話想對蕙姑說。

傅 明天再說罷。今天你們整天在一起，爲什麼不說呢？

金生 今天當着許多人我沒有機會說。

傅 我知道你們年青人總有許多嚕嚕噓噓說不完的胡鬧話。

金生 不是胡鬧話，這是媽要我說的。今天定親用的那副鑲金鋼鑽的鐲子是我外祖母從印度帶來的，媽在佛面前供過半年，專誠爲我定親用的。

蕙 可愛極啦！(看着臂上的鐲子)

瑪 呀，你媽真是虔誠極了！

劉 怪不得那末精緻。你媽也真太費心了。替我蕙姑謝謝你媽！

傅 喔，我還以為什麼要緊話呢，原來是這麼一句不關重要的事情。好啦，你說了出來總該安心回家去了。我這孩子真怕羞，連這麼一句話都要背着人講。不知他像我還是——

(他們說着笑着出去。台上空無一人。天色越黑下去，不久劉大嬸、蕙姑與瑪格上)

劉 喔，好長的一天呀！一早起來忙到現在，天黑他們才走。蕙姑，你覺得怎麼樣？你快活麼？

蕙 我不知道，你自己瞧吧。

劉 蕙姑，你今天怎麼啦？你一早起來就跟我吵嘴，真奇怪，到底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？

蕙 我……我疲倦死了！

劉 這一天原是不够忙的了。從早上五點鐘起一直到現在沒有休息過。

瑪 客人來來往往真不少。

劉 已經有好幾年沒有這樣熱鬧過了，凡是認識你父親的，認識德本的，還有傅家的親戚朋友都老遠的跑來道喜；連城裏華僑商會的會長都坐了汽車親自來一趟，蕙姑，你的面子是够光彩的了。你還不快活麼？蕙姑，天黑了，火柴呢？

蕙媽，在這兒。

劉 你把燈點起來。坐在黑屋子裏總是怪難受的。曾娜！曾娜！

（曾娜上。曾娜是馬來土女人，穿着馬來人彩色裙，土頭土腦的，勉強說得中國語，嘮嘮叨叨的喜歡說話。）

曾娜 太太，你叫我有什麼事？

劉 打掃打掃屋子。

曾 讓我拿掃帚去。（下）

劉 我要去換換衣服，時間晚了，大概也不會再有客人來了。（曾娜上）曾娜，你慢一點掃地，先把這些東西端出去！小心，不要碰碎了。洗乾淨了，就放在櫥裏。

曾 太太賞我吃塊餅，好不好？

劉 你要吃，吃就是了。不過只顧了吃就不要忘記做事情。

曾 太太，我從早上忙到晚，連飯都沒功夫吃。我一早起來就忙送喜糕，東南西北四處的鄉鄰一家家都送到。他們都說這段親事配得好呀，姑娘有錢，姑爺更有錢。到了結婚的一天，一定比今天還要熱鬧呢！人家送的東西一定要擺個滿屋子，金的，銀的，繡花的枕頭啦，外國衣服啦！啊呀！真是看也看不盡呀！姑娘真是好福氣，太太，你一定笑得嘴都合不攏來。可是我呀，我就會想起我死去的女兒。她死的時候正像蕙姑娘，我沒福氣……

劉 又要嘮嘮叨叨提起你的苦處來了。我們自己的事還麻煩不過來呢？

曾 天哪，我難道是你們的麻煩麼？可是今天我真倒霉，什麼事都不對勁兒，糟糕！我看到這許多客人，使我想起我那屈死的丈夫！他要是活着的話，看見蕙姑娘今天打扮得……喔，他很喜歡蕙姑娘，憑良心說……

劉 好了，好了，曾娜，不要再嘮叨了。

曾 太太，你不應該對我這樣說話呀！我們馬來人對你們中國人是最好的。我們把產業都賣給你們，我們像忠心的狗一樣伏侍你們，吃的是你們剩下來的東西，穿的是你們不要的衣服。我們馬來人……（下）

劉 馬來人對我們忠心倒是不錯的。（她開始整理房子）

蕙 （一直在走廊上和瑪格說話，現在走前來）媽，你把櫃子上的鑰匙給我好麼？我要拿點東西給瑪格妹妹看。

劉 好，你拿去。（給她一串鑰匙）你們坐下談談，我去換件衣服。（由左門下）

（蕙姑打開一只抽斗櫃，取出一抽斗，和瑪格坐在沙發上，把抽斗裏的東西一樣樣揀出來給瑪格看。）

蕙 這一副耳環是——德本送給我的。媽不在我總叫他名字，媽一定要我叫他爸爸。

瑪 他不是很喜歡你麼？

蕙 他是很喜歡我，不過我只能有一個父親一個母親呀。這是他從香港買來的手帕，上面繡好了我的名字。你瞧這許多明信片——你看漂亮麼？

瑪 這明信片上的女人多漂亮呀！

蕙 他們都是上海的電影明星，還有這個匣子，也是他給我的，裏面本來裝滿了糖。

瑪 他送你這許多東西，那他……

蕙 我知道他喜歡我，不過我只要跟媽在一起就夠了。

瑪 你媽難道因為他的緣故少愛你一點麼？

蕙 我不知道。媽的一顆心完全在他身上。要是媽在我與他之間挑選……

瑪 你這樣說話是不應該的，假使你媽沒有再嫁，你結婚了她怎麼辦？她不是孤零零一個人了麼？

蕙 假使我媽不嫁，你以為我會跟別人結婚麼？

瑪 當然要結婚的，她嫁與不嫁，跟你結婚毫無關係！

蕙 我與不論誰在一起，總沒有比跟媽在一起快活。

瑪 你不要說傻話罷。誰都知道你的後父待你很好。要是他待你不好的話，外面早就有人講話，我也

早就會聽到了。

蕙 我不是說他不好。不過要是我媽不再嫁，我也不會結婚。

瑪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？

薰 你在想什麼？

瑪 人家說你並不愛傅金生。你愛的是李嘉琳，你的表兄。

薰 胡說！他這樣對待我！我怎麼會愛他。

瑪 人家說是你不要他，不是他不要你。

薰 是我不要他。對的，是我不好。無論如何，不要再提起他！人家知道什麼？老實告訴你，嘉琳跟金生比起來，我還喜歡金生多些呢。

瑪 我希望你這樣就好。不然你又爲什麼跟他訂婚呢？你聽說麼？嘉琳今天一早就離開村子上山裏去了。他不願意在村子裏看你訂婚。

薰 其實又何必呢？他對我那兒有什麼真情呢？這是他最後寫給我的一封信。我不想再看見他。我不知道把這封信留着幹什麼。還是撕掉的好。（她撕信成小方塊）好啦！現在我跟他什麼都完了。

瑪 你怎麼啦？你爲什麼這樣興奮？

薰 這就是他說的話。現在我要把牠燒成灰（放在燈上燒）

瑪 小心，這個燈會炸的。

薰 （奔向走廊，開窗）那末讓我丟到窗外去……化成一陣煙……隨風飛開去……現在才真的完了，

我真高興，你瞧，外面多黑啊，一點光都沒有。

瑪（跟至窗口）黑得像烏漆一樣——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……

（遠處一槍聲）

蕙 這是什麼？

瑪 好像是關門的聲音。

蕙 我聽好像是鎗聲。

瑪 胡說！這個時候開鎗幹什麼？要不是什麼地方起火啦……但是天上一點紅光也沒有。

蕙 我怕，真的，我——

瑪 別發傻！

蕙（跑到左門口）媽，媽！

劉（在左門內）什麼事呀？

蕙 媽，你聽見什麼嗎？

劉 聽見的。我叫會娜出去看了。大概沒事罷。

蕙 喔，媽！

劉 不要怕！我就來了。



蕙 這是鎗聲！我知道這一定是鎗聲！

瑪 假定是鎗聲，誰要打誰呢？

蕙 喔，天哪，我不知道！（劉大嬸上）

劉 蕙姑！你害怕麼？沒有什麼！

蕙 媽，你自己也害怕吧？

劉 起先我倒嚇了一跳，因為你爸還沒回來。不過這個念頭是傻的。不會有什麼事。這是什麼？外面有

誰來啦？喔，天哪！

蕙 媽，媽！

瑪 （跑至走廊向右外望）有許多人進來了！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？

劉 蕙姑，你在這兒，讓我出去看看。

蕙 媽，不要去！

劉 我聽不清他們在說些什麼……我害怕死啦……德本，我的天，他不會出什麼事罷！（她衝出右首去）

瑪 有很多人進來了。我聽不出他們說些什麼？

蕙 一定發生了什麼事！可怕的事！我早知道會發生！

瑪 我也有點覺到，不過我不願意嚇你。

蕙 你猜是什麼事？

瑪 別問我！別問我！

劉 (在外面喊叫) 喔天哪！太可怕啦！太可怕啦！要是可憐的母親知道她自己的兒子死了，給人謀害了，她要傷心死的！我不能相信呀！太可怕了呀！

蕙 她說什麼？你聽見麼？——媽，媽，媽！

劉 蕙姑，我的孩子！你不要出來！你千萬不要出來！我來了！

(劉大嬸，龐三嬸，林嫂子，金新娘子等一羣女人上)

蕙 什麼事發生了？什麼事誰死了？誰死了！

劉 可憐的孩子！傅家的金生！金生死了！

蕙 什麼？

劉 給人謀害啦！給人用槍打死啦！

蕙 媽啊！到底是誰打的？誰開的鎗？

劉 沒人知道。天太黑啦，他們看不清楚。不過大家說一定是嘉琳——我娘家的臉丟得還不夠，還要加上一件殺人的兇案！

龐 不是他，還有誰呢？

衆女太太 一定是嘉琳！一定是嘉琳！

林 警察來了。

龐 李嘉琳抓起來了沒有？

劉 你爸爸來了。（德本上）德本，我的好人，誰幹的，你知道麼？

柳 我怎麼會知道？我看到的不是跟別人一樣麼？你不要離開這屋子，聽見麼？你不要在村子裏亂跑。

劉 他父親怎麼樣了？他那可憐的母親那兒會想到她兒子回去的時候就死了——給人害死了！今天早上離開他母親的時候還是頂活潑頂快活的！

龐 這兇手真是死有餘辜！

林 他們應該馬上把他打死！這種事情我們村子裏從來沒有過。

劉 德本，叫他們別把金生帶走。我一定要看一看——我女兒也要看一看，他還是我女兒的未婚夫啊！

柳 冷靜一點，時間多得很呢。我要你守在家裏，別出去，你聽見麼？現在這件案子已經交給警察啦！連

醫生都來不及請。我還得趕快回去，我們馬上還要上城送稟單到局子裏去！（下）

劉 你爸爸說的話是對的。我們出去又有什麼用呢？可是我總忘不了他的母親，可憐的傅家嫂子！

姑，你不要太難過。你這樣一聲不響，真使我害怕。你痛哭一場，倒使你好過一點。罷！今天早上誰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！可是我們多命苦呀！

龐 他們說一鎗正打中了他的心口。

林 他哼也來不及哼一聲兒，筆直的就從馬上翻了下來。

劉 這件事發生之後，全村子的人都丟盡了臉！想不到那殺人的兇手就住在這村子裏頭，現在還在村子裏自由自在的跑來跑去，心裏頭一股的殺氣，更倒霉的還是我娘家的人，叫我娘家丟盡了臉！

金 不過到底誰是兇手還確不定呢。

劉 除了他還有誰呢？他們都說是他。

龐 大家說一定是李嘉琳！

林 別人決不會！

（外面騷擾聲）

金 金生的屍首抬進來了！

劉 讓我去哭他一場！（衆爭下，但蕙姑呆視着前面，不聲不響，一動也不動）蕙姑，蕙姑，你來呀！（蕙姑仍然不

動，衆下）

——幕——

第  
二  
幕



佈景 鄉間小屋的中間。台後正中有兩扇寬大的門。門兩旁有窗，窗上有鐵柵。左右兩面各有一門通內室。幕啓時德本坐在一只小桌前吃飯。劉大嬸在旁邊坐着陪他。曾娜進進出出端菜。蕙姑坐在窗前做針線，一只針線籃放在身旁。

劉 這個菜你不歡喜吃罷。

柳 我歡喜吃。

劉 你這兩天吃得很少很少。我去弄個蛋炒飯給你吃罷。

柳 不用麻煩，我吃饱了。

劉 我不相信，你一碗飯沒有吃完，怎麼就會吃饱呢。（喊叫）曾娜，你快炒兩個蛋拿上來。

柳 不用了，我真的吃不下啦。（放下筷）

劉 德本，你到底有什麼心事？

柳 別胡說！

劉 我看你心不在也的有好幾天啦，你當我瞧不出來麼？德本，我說你到村子裏去壞了。我們躲到這荒野裏來也無非是要避免許多麻煩。我叫你不要上村子裏去，你偏要去；去了回來，又不說一句

話。你到底爲什麼要上村子裏去呢？

柳 我要見一見嘉琳跟他的父親。

劉 你要見派個長工去叫他們來就是了，何必自己老遠的跑了去，聽到了許多難聽的閒話。我知道村子裏的人說不出好聽的話。

曾 太太猜得一點不錯。他們可不明白太太老爺上這兒來幹什麼，所以每天走過這兒的人，都歡喜東張張西望望，好像狗一樣的聞聞這兒，聞聞那兒，回到村子裏就瞎造謠言。

柳 對啦，他們就向你打聽消息，你就跟他們胡說八道。

曾 老爺，你冤枉我好。我一句話也沒說。昨天龐太太來，嚕嚕囁囁說了許多話，我還跟他講不要亂說話。他們來問我呀，別想套得出一點消息。我媽說得好，「多吃飯，少說話。」所以我一向就少說話多吃飯。

劉 住嘴！你還少說話，成天嘮嘮叨叨的討厭，滾下去！

曾 (咕嚕着) 我說我多吃飯少說話，難道要我少吃飯……(下)

劉 村子裏的人怎麼說？

柳 沒有什麼。傅大桂跟他幾個兒子罰誓要把嘉琳弄死。法院的判決他們不服；他們說法院把他開釋得太容易了。他們總有一天要來找他，那不又是麻煩麼？有人說傅大桂的話對的，兇手一定是



嘉琳。又有人說，兇手不是他，法院裏釋放他，就因爲他犯罪的證據不夠。

劉 我也這麼想。他的口供沒有人好反駁；就是金生的父親也沒有話說。你也是，況且你跟他們在一起。

柳 那天我陪着大桂走到村口，我拿出煙來請他抽，我還拿出我從新加坡買來的打火機，打了半天打不着，他就笑着說，「不用這鬼子的玩意兒罷，還是老老實實擦一根洋火好。鬼子的玩意兒終不過騙我們中國人的錢罷了。」說完我們哈哈大笑。他擦着洋火，我們就聽見碰的一聲，我們在亮裏就看不清黑裏的人。等洋火燒過，只見金生倒在地上，死了。要是他們再開鎗，我們也一定早就完了，完了倒也罷了。

（蕙姑突然站起，向外走出）

劉 蕙姑，你往那兒去？孩子，你不用怕！

蕙 你們講來講去就是這件事。奇怪你們真好耐性，我可受不了。他說過不知多少遍了，難道我們一定要老聽講這段事情麼？

柳 她說的對。要是我呀，我就不喜歡再提這件事。這是你媽要我說的。

蕙 我心裏害怕。我甚至於做夢也常做到這件事。我從前什麼都不怕；現在，我不獨一個人在黑夜裏怕，就是白天也是胆顫心驚！

劉 那不僅僅是你。我也日夜不得安寧。我從前從來不怕什麼的。就是黑夜裏走過坟山也不會害怕的，可是現在不論什麼，不論是什麼聲音，或是靜悄悄一點沒有聲音，我都嚇得跳起來。老實說，那兇手要是真的是嘉琳，雖然他是我的遠房姪兒，雖然我娘家要丟盡了臉，我倒也可以息心靜氣的由他受罪去。但是現在，偏又證明不是他，又不知道是誰，更不知道爲什麼要打死他，我心裏就亂糟糟的不知道怎麼樣才好。說不定有人想報仇，報傅家老頭兒的仇，或是報你的仇。說不定他本來要打的是你，因爲黑夜裏看不清楚，就打錯了人。那麼上一次打不到，他下一次還是要來打的……喔，我可受不了這種罪，我覺也睡不好，飯也吃不下！你每次出門去，我就發了瘋！今天你來遲了一步，我幾乎自己上村子裏去找你！

蕙 媽剛才已經出了門。

劉 對了，剛才我走到那小山頂上看見你跟羅四遠遠的回來了，我才轉身跑回家裏，怕你看見了生氣。我自己知道傻，但是從今以後我不能再跟你分開，你上那兒去我就跟你上那兒去，不然我怕我真會發瘋！

柳 我不相信有人要謀害我。我從來沒得罪過人。我不論上那兒去，不論在白天夜晚，從來不想到有人會謀害我。

劉 我從前跟你一樣，決不想到有人要謀害我。我們幫了很多人的忙。但是只要有一個仇人，一個壞

心眼兒的人在我們不提防的時候，他再來這末一鎗，豈不糟了麼？嘉琳已經釋放，我真高興。他到底是我的親戚，況且他媽早死了。我也不相信嘉琳會殺人。現在就這末完了麼？警察廳也不追究了麼？爲什麼他們不來偵察一下？爲什麼沒有人站出來說話？總有人知道，總有人看見。那天夜晚在村子外面走來走去的人，總有看見的。平常的時候，一定有人會說是誰走過，是誰在村子口躡躑；現在出了人命案子，就會一點都不知道了！

柳 這算不得奇怪。平常的時候，光明正大，他不用躲起來；但是他要殺人，那有不預先躲起來的呢。

劉 你猜猜看是誰？

柳 我老實說起先我也以爲是嘉琳。現在既然不是嘉琳，我就不知道是誰了。

劉 我告訴你我心裏預備怎麼辦，說不定你不會贊成的。

柳 什麼？

劉 跟嘉琳談一談。潘二已經去找他了。他馬上就會來。

蕙 嘉琳你要跟他談什麼？

柳 我不是這末說呀！他會知道什麼呢？

劉 那誰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他不會跟我撒謊。爲了他已死的母親，他會把真情告訴我。如果他說了出來，他知道我一定會替他守祕密的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我混身都在發抖。

柳 如果嘉琳真是兇手，你以為他會告訴你麼？

劉 跟他談過之後，我自然會知道。

柳 好，你照你的辦法去做罷。這種毫無意義的舉動只能引起更多的閒話和許多人的惡感罷了，尤其是傅大桂今天要上這兒來。要是他們碰見了……

劉 他們在路上不會碰頭的，因為他們來的方向正好相反。他們來了之後，好在這屋子大得很，我們想法把他們隔開。

(酋娜上)

酋 老爺……

柳 怎麼你老是來麻煩我？

酋 我看見傅家大老爺在路上來了。老爺說不定不願意見他，所以我想先進來通報一聲……

柳 爲什麼我不願意見他？我剛才不是告訴你他要來麼？——現在就是怕還有一個人要來！

劉 他不會馬上就來。

柳 誰告訴你我不願意見傅家老爺？

酋 老爺，請您不要怪我！這不是我不好。羅四說你不要見他，因爲他一見你就要發瘋一樣的跟你吵。他說你在法院裏沒幫他說話，所以李家少爺就放出來了。

柳 我要教訓教訓羅四，我幫誰不用他來費心。

曾 老爺，你得好好的教訓教訓他，他成天的要我侍候他，成天的喝酒，喝得糊裏糊塗的亂說話。

劉 他說什麼？他在那兒？

柳 你不用管，讓我來管他！

劉 這屋子裏什麼事情都弄得一團糟。只要家裏有事，誰都會利用機會（柳轉背向之）你不用跟我生氣——現在這班當下人的實在太沒有體統。你心裏一亂他們就弄花樣。

曾 太太，你如果指的是我，我可不承認。

劉 你知道我指的是誰。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。

曾 老爺，太太，這屋子裏見了鬼啦！老爺太太的脾氣也變了；你怪我，我怪你，到後來總拿我來出氣，怪在我一個人身上。喔，天哪，我受不了了！

劉 你這樣胡鬧，我才真受不了呢。

曾 好啦，好啦，都是我的不是，害了老爺太太！

劉 小心一點！請你替我出去！出去！

曾 你們把我的嘴封起來，不講話好，我走，我馬上就走！我不配跟你們說話（下）

柳 傅大桂來了。

蕙 讓我走開！他一看見我就會撐不住哭起來。他瘋瘋癲癲的不知道在幹些什麼。他以為只有他最傷心。

劉 我也哭了不知多少次。傅大桂變了，他已經不是從前的傅大桂了。好，你還是不見他的好。

蕙 媽，這幾件襯衫已經完工了，等我有空就用熨斗燙。

柳 你替我做的襯衫麼？

蕙 你自己去瞧罷。

劉 這兩天要不是她縫縫補補，我不知道怎麼過下去呢。這幾天我什麼事都不能做。真不知道我還活着呢，還是已經死了。但是她還能做事。她比我強！蕙姑出門，走過她媽的時候，劉大嬸慈愛地撫摸她的頭。蕙姑，你真好！（蕙姑下）做媽的責任想起來可怕。我一直怕她有一天要出嫁離開我！可是現在，我什麼都願意犧牲，只要她能嫁出去！

（傅大桂上）

傅 劉大嬸，德本！

柳 大桂，請進來！

柳 請坐。琴，大桂一向喜歡喝咖啡，你去叫他們燒一壺咖啡來。

傅 不用費心，謝謝你。

柳 那末喝一杯外國酒罷？白蘭地？威士忌？

傅 不，我身體不大好，喝酒不成。

柳 那末來一杯葡萄酒罷？這是補身體的。

劉 傅大爺，不要客氣。傅嫂子好麼？

傅 她麼？她還有什麼希望呢？我會失掉她像失掉我孩子一樣；我可以料到。

劉 不過她不是還有三個兒子麼？

傅 對了，就因為她還有三個兒子，她才更憂慮呢。誰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情。我們傷心極了。起先我們總以為可以替他伸冤，可是現在——兇手還照舊活着——在街上你擦身走過他，他回家去，關上門，笑我們。我們真是痛苦極了。這正可以證明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公平，尤其是外國政府統治下的華僑，除非憑我們自己的力量去找公平。政府不能替我們伸冤，我們不得不用自己的方法了。今天我來看你就為這件事。要是我的孩子們上這村子裏來，你就叫他們回家。別讓他們在村子四圍耽着鬧禍。你勸不退他們，甚至於抓起來也好，總之別讓他們再鬧出禍來。我心裏當然不願意讓兇手逍遙法外，但是我怕事情越鬧越糟，反而更壞。我相信菩薩是沒有靈性的，天底下是沒有公平的。

劉 傅大爺，你責備菩薩是罪過的。雖然他現在暫時逍遙法外，但是他良心上的責備是非常痛苦的。

我們大家都是安份守己的人，不敢胡作非爲，可是我們天天還是痛苦。他殺了人，他心裏就天天過着十八層地獄的生活——這個我們可以斷定的。

傅 這種話安慰不了我。這種話不能阻止我三個兒子要親自報讎的念頭。我們要的是伸冤，可是冤

到現在還沒有伸，我的三個兒子說得到做得到。你聽聽他們說的話就可以知道了。我最小的孩子只有十二歲，可是他抓緊了拳頭，說誰殺死他哥哥的就得跟他較量較量，拚個你死我活。我聽了只好坐着哭。我不用告訴你們他們的媽心裏多麼難受。我心裏何嘗不想對他們說，你們去罷，我的兒子們！你們用石頭把他打死！你們把他撕成粉碎！把他腐爛的屍首從泥地裏拖回來！可是這一切我都忍受下去，還很嚴重的跟他們說，你們想報讎是錯的——「你們要害死你們的母親，你們要毀了我們全家。」可是他們那兒肯聽我的話。

劉

傅大爺，你們太不講理了。嘉琳沒有罪，法院裏已經證明他沒有罪。誰都沒有反證。他說得清清楚楚，他在什麼地方，他在幹什麼，一點鐘一點鐘都沒有含糊。他跟幾個朋友到洛安山裏去打獵，洛安山下的張胖子親眼看見他，就在發生事情的那個時候，他正跟張胖子在山下聊天呢。你知道一個人不能同時在兩處地方呀。他也許想他們都是我姪兒，囑咐出來撒謊的，可是要許多人同時撒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；況且張胖子也是你的好朋友，他還欠你錢。其他的證人都跟你無冤無仇，他們沒理由要跟你作對呀。只有一個田工遠遠看見一個人在村口站了好一會，但又看不



傅 清楚是誰。照他穿的衣服和走路的樣子，也決不是嘉琳！

假使真的不是他，我沒話說。可是他可以雇個人替他幹呀！我看毫無疑問，也沒有其他解釋。我沒有一個讎人要謀害我兒子。我從來不做傷人的事，我不管誰是不是我自己的人，我總幫助他們。我兒子也沒有讎人。他受人家算計就因為他要跟蕙姑結婚，那末爲了蕙姑，除了李嘉琳還有誰肯下毒手。如果法庭上誰都講真話，事情早就完了，可是最知道這件事的人最不肯講話，他們有意不說話。

劉 你意思說我們麼？

傅 我不說誰。

劉 你的話很明白：你不用說出姓名，也不用指出是誰。你以爲嘉琳是我的親戚，所以我們不說話？

傅 我猜你們蕙姑心裏一定明白，不過她嘴裏不肯說。

劉 不對，她知道的不見得比你多。你們死心眼兒的咬定了嘉琳，以爲別人對你們決不會有什麼讎恨。不過，傅大爺，我們不是神仙呀。你雖然一生爲善，但也許有什麼虧陰隲的地方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你以爲人家不會記得，那知道受你害的人却永遠忘不了。如果嘉琳真的愛我女兒，愛到發瘋，他早就有所表示。你兒子又不是從他的手裏搶下我的女兒。你的三少爺在嘉琳和我女兒鬧翻之前，一句話也沒說。並且我女兒跟他絕交，又不是爲了你家三少爺，是爲了嘉琳有了別的女人。

絕交之後，嘉琳也沒來向她解釋。所以你提親的時候，他們早就斷絕了關係，根本沒有昏殺的理。由。這是清清楚楚的，你當然明白！

傅 那末爲什麼大家說是他呢？你自己也這麼說：人人這末說。

劉 對的，因爲最初我們想得到的只有他。但是事後靜靜的想一想，就覺得很傻，爲什麼只疑心到他呢？你還以爲我們隱藏了什麼不肯告訴你。其實呀，我們要知道這件事的真相，比你們還急切呢。你果然失掉了一個兒子，可是我那活着的女兒，要是這件事不弄清楚，她又有什麼好處呢。

傅 當然她沒有好處。不過她爲什麼把嘴閉得這末緊，這於她又有什麼好處？並且於你們又有什麼好處？你不知道嘉琳跟他父親說的話，他說你們有意說是嘉琳，好讓人家不疑心到你們？

劉 我們他們怎麼說我們？（向德本）你到村裏去過，他們怎麼說？

柳 誰也管不了他們說什麼話。

傅 他們的話我一個字也不信。我不過說你們幫了他們，他們說這種話來報答你們。

劉 傅大爺，你說話不要那麼刁滑，好不好？要不是我同情你已死的孩子，我早就發脾氣了。你今天有意來侮辱我女兒，侮辱我一家子！

柳 好太太，夠了。這有什麼用呢？大桂……

傅 我沒有侮辱誰。我不過人家怎麼說我也怎麼說就是了。你不肯說真話，因爲他是你的姪兒，全村

子的人都知道。你怕你家裏丟臉。老實告訴你，我們村子裏的人都說是嘉琳。要是這冤法院裏不能伸的話，很快的判決的話，只怕就要流血，誰也阻擋不了！你知道我們全村子的人都恨你們！

劉 這又是你鼓動起來的。你明明知道不是嘉琳幹的，你們偏要冤枉他。除非他雇個人替他幹，但雇人又談何容易，像嘉琳這樣的孩子有什麼錢去雇人家。——要不，你以為他父親也有份兒。

傅 現在流氓地痞便宜得很。譬如去年胡家這案子，殺死了兩個工人，只化了幾百塊錢。

劉 可是也過了許多時候才破案的呀。他們分贓不勻才鬧出來的。要是雇個人做這種事，你就終身受他的支配，終身做他的奴隸。也許有錢的人化得起錢，可是也得有錢有勢的人才有辦法。嘉琳這樣的毛頭小孩子決辦不到。

傅 家裏只要有一個忠心的長工，他就肯替主人幹。

劉 說不定你家裏有！你大概用過你忠心的長工，幹過事，所以你知道得這麼清楚！

傅 你說話小心一點！

劉 你自己小心一點！

柳 琴，够了，够了，這種話說他又有什麼用呢？

傅 好，他的話你聽見了。你怎麼說？

柳 如果我們說來說去這一套話，我們都要發瘋了！

傅 對的。我說的話你聽見了？

劉 姓傅的，你如果爲了要找兇手，東打聽西打聽，我以爲也是應該的。並且我同情你尊重你。不過你沒有理由跑來侮辱我們。你要伸冤，我們更要伸冤！我天天點香求菩薩，讓兇手早一天抓住；就說那兇手是我兒子，我也求菩薩早點抓住。

（羅四出現在門口）

羅四 東家，你要我怎麼樣？

柳 羅四，你怎麼啦？

羅 東家，你不要對我這末兇，我沒有喝醉！今天中午有人請我，我只喝了幾口酒，頭裏就有點暈，東家，這不算什麼，你不要對我那末神氣！

劉 他怎麼啦？不得會娜說他難侍候！

羅 管那會娜屁事！我只要跟東家說話。

柳 羅四，你有什麼話回頭再告訴我。你瞧，傅大爺在這兒，我們忙着呢。

羅 傅大爺？他在這兒。他來幹什麼？

劉 他來幹什麼？你管得着麼？滾出去！喝醉了酒去躺屍去罷。胡說些什麼！

羅 太太，我知道。太太，你不可以跟我這樣說話。

柳 羅四！

羅 會娜是個混蛋，我一點沒有喝醉，就算喝我自己的錢。我沒偷人家的。我老子用我自個兒的錢，我老婆也是我老子的，她也不欠誰的錢。東家，對不對？

柳 羅四，去罷，去睡一會罷，睡够了再出來，你怎麼啦？傅大爺看了不知道會怎麼樣想你呢？

羅 我不知道。你懂麼，我沒有偷人家的！（下）

劉 傅大爺，關於長工你剛才怎麼說的？這個人多可怕，要是我們有什麼秘密落在他的手裏，那還得了！羅四到底怎麼啦？他以後每天這樣喝酒麼？他從前從來不是這樣的。你不能再讓他這樣放肆下去！

柳 他不會喝酒，一喝就醉了。今天有人請他喝酒，喝醉了回來，我已經罵過他了，叫他去睡；他沒睡醒又出來了。他不過喝醉了，沒有什麼。

傅 那也難怪他。還有什麼話麼？

柳 大桂，有空再來談談。

傅 謝謝你，對不起——剛才一點誤會。

劉 胡說！我們一點沒有誤會！我們根本沒有惡感！

傅 我希望你們對我沒有惡感。你們該明白我遭的事太慘了。我的心碎了，到死也不會再快活的了。

你們預備在這鄉下住多久？

劉 大概還有幾天罷。我們在村子裏就怕人家說閒話，尤其是嘉琳釋放以後。

傅 對了——沒有別的，就是嘮嘮叨叨的閒話。如果你看見我的孩子們來，小心一點！我不要他們再有什麼麻煩，再有什麼事懊悔也來不及的。

柳 你不用擔心。我在這兒，決不讓他們有什麼事的。如果有什麼事你怪我就是了。

傅 他們這兩天還安靜，只要沒有人去鼓動他們，大概還不致於胡來。再會罷。蕙姑在那兒？

劉 我叫她不要下來的，怕你見了心裏難過。她也太苦了，難為她怎麼過的。

傅 當然啦！當然啦！你們自己也要保重身體。再會罷。

（他們向門走去）

劉 傅大爺，再會！勸傅嫂子不要太難過。我每天紀念她，有空上我們這兒來談談解解悶。你告訴她我比她還傷心呢。

（德本與傅大桂下，劉大婦還留在屋內，潘二上）

潘二 太太！

劉 李家少爺來了麼？你找到他了沒有？

潘 來啦，我跟他一塊兒來的。他自己本來也要來看你。

劉 你在路上碰見傅家老爺麼？

潘 碰雖然沒有碰見，但是遠遠的望見他沿着河走來，我跟李家少爺就躲在牛棚後面，李家少爺至今還躲在那兒，要等傅老爺走過以後才到這兒來呢。

劉 他現在已經走了。

潘 是的，他已經走過十字路口，快轉灣了。

劉 你去叫李少爺過來，不——慢一點！村子裏的人怎麼說？

潘 他們都說這案子很奇怪。

劉 有人疑心嘉琳麼？

潘 沒有。他們都說嘉琳好，決不會幹這種事的。嘉琳從城裏放出來的一天，全村子的人都出來迎接他，把他抬在肩上，送到他家裏。他的父親快樂得幾乎發瘋了！

劉 我知道他不會的，可憐的嘉琳！

潘 他們說傅家的親戚朋友要報仇，所以全村子的人都拿着棍子預備打架。

劉 喔，天哪！今天早上你老爺到村上去幹什麼？你聽見麼？

潘 他們對你說了麼？

劉 沒有。喔，是的，我知道一點兒。

潘 羅四今天早上在酒店裏亂說話，所以我就去告訴東家，東家就上村裏去把他帶了回來。他對東家非常不客氣。他喝醉了。

劉 他說些什麼你記得麼？

潘 喔！他喝醉了酒亂說話。要是我是太太，三四天之內我不想回村上去。

劉 我當然不回去。我永遠不想回去。我心裏不知怎麼的一肚皮的怨恨，恨不得跑出去，沿着這條路一直跑，跑到山上去，跑到山那邊去躲起來。我覺得好像有個人老追着我，那個人心裏比死還要毒。但是你的老爺呢……你老爺在那兒？

潘 去看羅四去了。

劉 你叫李家少爺進來。我不能再等了。

（潘一下，李嘉琳上）

李嘉琳 姨媽！

劉 嘉琳，我的好孩子！你過來！

李 你來叫我真使我高興極了。人人當我狗一樣的待我，幸而媽已經死了，看不見我受人家這樣的侮辱。除了爸以外，就是你姨媽還關心我。

劉 我決不相信是你幹的——雖然大家都說是你。



李 我知道。第一個庇護我的就是姨媽。蕙姑在那兒？

劉 在她自己房裏。這屋子裏誰都痛苦得不得了。

李 誰說是我害死金生的？要是我不能證明那天我在什麼地方，要是我那天真的獨個兒到山上去打獵，那末我就沒有辦法證明我到底在那兒，因為沒有人看見我，那我恐怕至少要坐一輩子的監牢了。他們決不會饒赦我！

劉 你哭了麼？

李 不，我現在不哭；當我真的到了監牢裏的時候，我才真的哭了。要是有人說我會坐監牢，我決不相信，我一定會對他哈哈大笑。那知道我竟會坐監牢，幸而有人給我證明，才放了出來。不過這壞的事情還在後頭呢。傅家的人一定要殺我。他們還相信我是兇手。他們還說傅金生是我打死的。

劉 因為沒有人知道是誰幹的，也沒有一點嫌疑可找。你明白麼？他們又不肯白白的放過去。所以死咬住了你不放，你疑心到誰沒有？

李 我豈止疑心，我幾乎可以斷定。

劉 那你爲什麼不說呢？你在法庭上，你有機會說話呀！

李 我自己沒有洗刷清楚之前，我決不願說。但是說又有什麼用呢。要是我一說出來，我立刻就死。他們一樣要對付我的。

劉 啊！他們會把你弄死？你什麼意思？是報讎麼？到底是誰幹的？你告訴我！我一定得曉得，因為德本和傅家是一氣的，他們的的朋友都是幫他們的。他們的仇人一定也站在一起的。這報仇不僅是對付傅家，也是對付我們的；說不定他們要挑撥我們兩家的惡感。說不定還不就此而止，總有一天害死我丈夫德本呢。

李 我覺得他倒不必擔心。

劉 爲什麼？你什麼意思？你想……

李 我不想。

劉 那末你告訴我！我相信知道的一定不單是你一個人。

李 可是我決不說。他們知道的僅不過是謠言，僅不過是猜想。他們別想我會告訴出來！

劉 嘉琳，你爲了你死去的媽快快告訴我！

李 我不能說！我決不能說！我在法庭上我不敢說。現在我要是說出來，我馬上就得死！馬上就得死！

劉 但是誰會殺死你呢？

李 就是殺死傅金生的那個人！

劉 但是殺死傅金生的是誰呢？聽說是雇人打的，是不是羅四早上在酒店裏說的。

李 誰告訴你的？

劉 德本走到酒店裏把他拖出來的；他只有這樣做才能阻止他不講話。

李 因爲他不大聽他東家的勸告。

劉 你說什麼？他不聽德本的話？羅四怎麼說？

李 羅四說他才是東家。

劉 他才是東家？因爲羅四……

李 是羅四……

劉 傅金生是羅四打的？

李 沒錯，姨媽。

劉 羅四！我早猜定是他。別人知道麼？這很關重要。村裏頭的人知道麼？

李 他自己招出來的；他有錢——鈔票到——亂化。村裏頭唱一只歌，今天早上羅四跟唱歌的人吵，於

是他們不得不叫德本姨夫出來。他到酒店一把就把他拖出來。

劉 他們唱的什麼歌？

李 他們唱的歌叫「野火花」。

劉 野火花？這是什麼意思？

李 野火花是我們南洋特有的一種花。開的時候滿樹的紅花，像血一樣的鮮豔，像火一樣的熾烈，代

表一種熱情奔放的姑娘。

劉 唱的是什麼話呢？

李 我來唸給你聽：

「南洋有個美嬌娃，

面如桃李心如辣！

多少青年愛上了她，

瘋癲癡呆如傻瓜！

所以人人叫她野火花，

又紅又熱又毒辣！」

劉 他們指的是誰呀？

李 他們指的就是蕙姑表妹！

劉 蕙姑她叫野火花？多少青年愛上了她？你愛上了她；傅家的金生愛上了她；除了你們兩個，還有誰

愛上她呢？爲什麼叫他野火花呢？嘉琳，你眼睛看着我，你老實告訴我，要是你真的愛她，爲什麼又

丟開手呢？爲什麼我要你告訴我，你不能不告訴我。說不定我並不是不知道。

李 你要他們來害死我麼？你要我們李家遭殃麼？我從來不說一句話，就是他們把我關在牢裏，我也

不說。我不知道外面怎麼會知道的。——大概是羅四，或是我的老爸爸。我只跟我爸爸說過。他要到法院告他們，我說不成。要是真的告了，他們要殺我爸爸，還要殺我。

劉 不要再說下去！不要再往下說！我現在懂了！我全部知道了！野火花！野火花！你過來把一切事情告訴我！他們要殺你，先得殺死我！我不能讓他們這樣下去！總得要有人還這筆債。傅大桂和他的兒子們報不了仇，決不肯罷休。如果他們在別方面報不了仇，他們就找你報仇！你逃不了！金生爲了要娶蕙姑，被人家害死，你也爲了怕他們害死你，跟蕙姑絕交。對不對？是不是事實？

李 他們叫我跟蕙姑絕交，因爲蕙姑已經許了金生。他們說他們跟傅大桂有一種默契的。如果我不及早跟蕙姑絕交，只怕倒霉的是我。不過要是聲張出去……

劉 他們就要害死你？對不對？但是你……

李 我知道了——我怕——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於是我拚命去追求另外一位我不愛的姑娘，這樣就跟蕙姑斷絕了來往。但是後來我才知道不確實。傅大桂和金生從來沒有跟德本姨夫談過婚事。後來他們把金生打死了，我就知道爲什麼。因爲金生膽敢看中這朵野火花，他們事先嚇唬他，他也不怕。傅大桂這個人又是那末好強，他知道兒子看中蕙姑，一定想办法使這件婚事成功的。他提了出來，他們沒法拒絕，只好答應了，結果他們祇好把他打死。他們打死他就因爲有我在。這兒擔當這個罪名。除了我還有誰會打他呢？當然是我！我當時愛蕙姑，我當然妒忌她嫁給別人。

這就是他們的陰謀，謝謝天老爺，那一天天老爺保佑着我！可是現在這個罪到了他身上，像鉛一樣重壓在他良心上，他一不小心把祕密……

劉 真會有這樣的事麼？我一定是瞎了眼，什麼都沒瞧見。我眼睛上罩了一層什麼膜？現在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！我怎麼會這樣不留心呀？

李 姨媽，你怎麼啦？

劉 我不知道——我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——多怕多大的一件東西穿過我的心，現在我心裏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。你對我說的話，我只記得一件事——那首歌——野火花！野火花！我要你教我怎麼唱。我們一塊兒唱，一塊兒跳，一直跳唱到死——蕙姑，蕙姑！

李 不，你不要叫她！你不要這樣！這不是她不好！

（蕙姑上）

蕙 媽，你叫我麼？——嘉琳哥！

劉 你來瞧着我——瞧着我的兩個眼睛！

蕙 媽，你怎麼啦？

劉 這不是你不好，這不是你不好。

蕙 到底怎麼啦？你告訴他什麼話？

劉 他告訴我——誰都老早知道——野火花！野火花！人家說你是野火花！人人嘴裏在唱野火花！

蕙 他們說我是野火花！我……我不承認！

劉 你不用否認？你把一切事情告訴我，爲什麼你不肯叫他『爸爸』？爲什麼？

蕙 因爲一個人只能有一個父親。這個人決不能做我的爸爸！自從他走進我家的門，我就恨他，我一直的恨他，自從他來了之後，我家就倒了霉！

劉 可是現在你要叫他，我叫你叫什麼你就叫什麼，你叫他『爸爸』，你聽見麼？你的爸爸！我要你叫他爸爸！

蕙 你是不是要我到爸爸墳上去叫爸爸？如果不是的話，我就沒有爸爸！這個人——這個人是你的丈夫，你愛他，但是他對於我就不過是這個人！這個人他對我還能有什麼呢？犯了法自然要抵罪，我不管。媽，你甭再來問我罷。要是犯法，他自作自受，關我什麼事？

劉 你意思說金生被害的事不是好——說下去！說下去！還有什麼？你說出來！

蕙 不，媽，我不說！因爲我如果答應，金生也就不會被人害死了。你以爲我不知道保護我自己做姑娘的寶貴的人格麼？

劉 那你爲什麼一直不說一句話？你爲什麼不來告訴我？

蕙 你既然發瘋一樣的愛他，你會相信我的話麼？你難道真的一點看不出來麼？你坐在那裏，他的兩

個眼睛就死釘着我，他好像要用眼睛來把我吃下去！他在屋子裏好像貓一樣跟在我後面轉。你還要我告訴你什麼呢？我恨他，我怕他，我希望他待我更野蠻一點，使你也看得出對我的態度。他奪去了你對我的愛，而你愛他，發瘋一樣的愛他；我的爸爸，你就沒有這樣愛過。

劉 不，你胡說！

蕙 我父親在陰間裏恨他，我要你像我一樣的恨他。

劉 不要這樣說！你到媽身邊來。媽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，我應當保護你！

（潘一上）

潘 太太，太太！

劉 你爲什麼這樣慌張，潘二？

潘 別讓李少爺到屋子外面去！太太，你得看着他！

劉 爲什麼？

潘 傳家的幾位少爺帶着人在屋子外面等他，他們要打死他！

李 我說的話不錯麼？你剛才還不相信！現在果然來了——要打死我！他們一定要打死我！

劉 你不用怕，他們要打死你，先得打死我們！一定有人通知他們的。

潘 是羅四。我剛才看見他沿着河跑。



李 我說的話不錯麼？他們要救自己，必得先打死我。我一死，就不會有人洩漏他們的秘密。傅家的幾個弟兄，還以為我是個兇手、姨媽，他們一定要打死我！他們一定要的！我一個人怎麼抵得住他們許多人。我連一把刀都沒有，連鎗我都不敢帶，深怕打傷了人。我不願意再到監牢裏去。姨媽，你救救我罷。他們像追趕一只野豬一樣的要打死我！姨媽，你得救救我！

劉 你不用怕！他們要打死你，先得打死我！你拿了這管鎗，跟潘二到那間屋裏去，你聽見麼？他們決不敢進來！如果他們進來，你就開鎗打他們！我叫你，你就打——不管進來的是誰！你懂麼？不管是誰，門不要關！（向蕙姑）你站在我身邊。德本！德本！

蕙 你叫他幹什麼？

（德本上）

柳 我叫我麼？

劉 是的，我要跟你說一句話。嘉琳在我屋子裏，傅家的弟兄在屋子外面等着！是你叫他們來打死嘉琳，因為你自己不敢動手。

（手摸手鎗）琴！

蕙 媽！

劉 是你，是你！你叫羅四來打死我們罷！你叫他把我們都打死了，才能遮蓋你犯的罪！殺人犯兇手！

柳 你發瘋了麼！

劉 我是發瘋了！你一進我家的門我就發了瘋！……你是強盜，把我寶貝的東西都搶走了！

柳 你說些什麼話？

劉 不是我說的話，是人家說的話！不久讓法官來說話！你要是不照我的話去做，我要高聲的亂叫，把全村子的人都叫起來！你既然叫他們來，現在你叫他們走！你犯了罪不算，還要暗底下謀害沒有罪的嘉琳！他們要打死他，就是打死我。我要保護他，我還要保護我女兒——我，就是一個人，要跟你，跟你雇來的兇手，鬥一鬥！去！不要碰我！……你這不要臉的畜生！你只好到荒山野地裏去躲起來！你只好跟野獸去住在一起！現在我全知道了！我要保護她，我要為她在天的爸爸保護她！要是你對她有什麼野心，我就打死你！

（窗外鎗聲，門內鎗聲）

劉 他們竟敢開鎗了！你還不快出去阻止他們！

（柳德本無可奈何地向外奔出去）

第  
三  
幕



佈景 與第二幕同。劉大嬸站在門口，很熱切窺探着外面的空場。隔一會，曾娜上。

曾 太太！

劉 你要什麼？他傷勢更重了麼？

曾 不，你不用擔心。

劉 他好一點麼？你爲什麼離開他？

曾 他睡熟了。蕙姑娘在裏頭。他醒了叫人，蕙姑娘會聽見的。我現在擔心的是你。謝天謝地，他沒有死。

劉 你去，你去，不要來煩我。

曾 太太，你一個人到外頭來幹什麼？太太，到裏面去陪我們一塊兒坐坐罷。

劉 我在等潘二。

曾 潘二去找李少爺的家裏人來送李少爺回家，一時怕不得回來罷。要是他帶警察來……

劉 警察警察到我家裏來呀，曾娜！我們在南洋住了有一百多年，從沒有荷蘭警察到過家裏。現在真是倒了霉了！

曾 太太，你進來罷，別向門外面望了。我知道你望的不是潘二，是另外一個人——是新老爺，對不對？

你們兩位雖然吵了架，絆了嘴，但是夫妻還是夫妻呀！

劉 對的，十幾年的習慣不是一天可以改得過來的。要是我看見他來了，我一定會罵他咒他討厭他，可是我還是站在門口盼望他回來，盼望他站在那邊山坡上讓我看他一眼，我好像沒有跟他吵過架一樣，等着他回來，看他快快活活的笑嬉嬉的從山坡上下來，拐個灣到屋子的門口！我就挽着他的手臂，一同走進門來，坐在一張桌上吃飯，談着一天所做的事情。有時我們笑，有時我們吵，但總是親親熱熱的，好像世界上再沒有比我們更要好的夫妻了。現在什麼都完了，這種快活的日子已經過完了。

曾 太太，你不告訴我，我真不會相信呢。傅家的少爺已經死了，我們也不必再放在心上罷。這類事情以後多着呢，我們何必去管他呢；不過老爺不知道中了什麼魔，會愛上我們的蕙姑娘——這無論如何不會有的事，我也不會相信——但是又不能不相信。真不懂是什麼怪道理。

劉 你從前留意到了麼？

曾 沒有。他剛到這兒來的時候，他跟你好；那時候你知道我心裏頭怎麼想。我很喜歡你從前的老爺，再沒有像他這樣的正直好人了，所以我見了現在的新老爺就討厭。不過我沒想到他會轉蕙姑娘的念頭，要是我早看出了苗頭，我會不告訴太太麼？當然新老爺送了蕙姑娘許多的東西——但是那兒會想到那上頭去呢？蕙姑娘對新老爺一直是不理不睬的。從太太跟他結婚到現在從

沒有好好跟蕙姑娘談過一次話。那時候蕙姑娘還是個很小的小孩子，她恨新老爺，他幾次三番當面叫他過意不去。誰也拿她沒有辦法。您太太打她，也一點沒用。我說她小時候要是對新老爺好一點，新老爺就一定會把她當自己親生的女兒看待。那末現在的事也不會發生了。

劉 你想替他說好話麼？

曾 說好話？這種事情還有什麼好話可說呢？我說蕙姑娘雖是你親生的女兒，一直拿蠻生人看待新老爺，要是蕙姑娘拿新老爺當爸爸一樣看待，事情就不會這樣的了；新老爺人並不壞。壞人是心底裏壞出來的。你們剛結婚的時候，蕙姑娘不客氣的有意躲開他，像見了鬼似的跑開，我還看見他獨自一個暗暗的流眼淚呢。

劉 你的話對的。毛病還是在我的女兒身上。

曾 等她長大了，全村子裏的姑娘誰也沒有她長得漂亮。但是她見了新老爺還是像見了鬼一樣的躲開。可是她又躲不到那兒去——成天在他眼前！要是新老爺有什麼壞念頭，那也不能怪他，我們有時候也不是沒有壞念頭呀！

劉 有沒有壞念頭，我當然不能怪他，但是他壓根兒就不應該有呀！我們不是壞人，一有了壞念頭就把牠丟開了。他不但有壞念頭，並且還有膽子殺人，不讓我女兒跟別人結婚，不讓我女兒離開他——他心裏頭全是壞念頭，天下最最恨毒的壞念頭。我也希望能相信他不是壞人，但是我越想

越恨，我越想越不能原諒他。我又想到我女兒這幾年來在這屋裏真是多危險呀——一個能下毒手殺人的人什麼事幹不出來。要是他強奸了我女兒，我要把他們兩個都打死——我劉大孀一向說得到做得到。

（潘二上）

曾 潘二來了。

劉 你一個人來麼？

潘 是的。因為村子裏的人都發了瘋似的。我不敢再就在那兒。

劉 這種生活簡直不是人過的。他們說些什麼？

潘 你聽了也要發瘋呢。別管他們罷。

劉 他們要來把李少爺帶走麼？

潘 李少爺的老太爺自己要來接他呢。醫生說坐汽車不大好，怕顛動得太利害。他預備帶個扛牀來抬他呢。城裏的警察廳長和法院院長都到了村裏要傳李少爺去問。現在村裏的人意見亂得很，誰都在吵嘴。今天沒有人下橡膠園田裏去做工，都站在街上三個五個的談論這件事。女人在屋子裏走來走去，也沒心思做事，大家連飯都忘記吃。

劉 你沒告訴他們李少爺的傷不要緊麼？



潘 說是說的，但是一點用處也沒有。昨天他們以為傅家的弟兄和老爺要把李少爺弄死，他一定會死；他一死，事情就簡單了，但是今天聽見李少爺好一點了，他們非常失望。他們說李少爺的傷不頂利害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要是受傷越重越好。因為這樣傅家的弟兄就得抵命，也就報了仇。現在好起來了，那末大家至多到法院裏去打官司，誰也不會得到滿足。

會 他們既然喜歡李少爺，怎麼倒希望他死呢？這班傻瓜！

潘 他們是這樣的。我對他們說你們應該謝謝我的太太，因為昨天是太太叫老爺出去搶他們的鎗的，不然一百個李少爺也早就打死了。

劉 你把這話對他們說了沒有？

潘 他們問我的，我都說了。你知道他們在村子裏說什麼話？你知道麼？他們說這屋子裏有什麼陰謀，你知道麼？

劉 不！我不要聽！老爺在那兒？你看見他麼？你知道他在哪兒？

潘 他在山裏頭一個土人的村子裏過了一晚。我以為他走得很不好。這對他一點好處也沒有。好像他真的很害怕。現在這個時候你不能讓人家有半點兒疑心。李少爺的父親到處亂說話。他今天早上還在跟傅大桂爭，說他的兒子們不應該打李少爺。

劉 傅大桂在村子裏？

潘 他跟他的兒子們一起來的。荷蘭警察今天一清早把他的兒子們抓了起來，用繩子拴在一起，帶進村子來。傅老爺拉着他小兒子的手一路流着眼淚。他們弟兄都哭了。村子裏的人看到了也都哭了，平常不哭的人今天也哭了！

劉 那末他們的媽一個人在家裏呀，天哪！你們男人懂得什麼？

(蕙姑上)

蕙 媽——

劉 什麼什麼事？

蕙 嘉琳要你去。他醒了。他口渴，他要喝水。我不敢給他，怕他不能喝水。

劉 醫生說他要喝水，讓他儘量喝。你把水壺拿進去。他還痛麼？

蕙 不，現在不痛了。

劉 (向潘二) 醫生要你買的東西，買齊了麼？

潘 買啦，在外頭呢。讓我去拿進來。(下)

蕙 媽，他在叫你。你聽見麼？

劉 嘉琳，我來了。(下)

蕙 他回來了沒有？

曾 誰新老爺麼？他昨天把傅家的少爺勸走之後，他就像發了瘋一樣，拿了鎗，就往外衝出去了。羅四在後面追他。

蕙 他們有沒有把他抓住？

曾 沒有。抓住了你一定會聽見的。他們已經把他告了。

蕙 但是他們不知道罷？媽說的話他們聽見了沒有？

曾 沒有。除了我跟潘二誰都沒聽見。不過潘二也不會講出去的；他對老爺太太很誠實很忠心的。他們只聽見你媽喊叫，話是沒聽準。他們以為嘉琳在屋子裏，傅家弟兄在外面等他！你媽才喊叫的。荷蘭警察來查問的時候，如果你媽不叫我們開口，誰也不會說的。

蕙 你意思說我媽會不讓你講真情實話麼？她自己不會說麼？

曾 難道蕙姑娘要太太說麼？這件事要是傳了出去，我們劉家才真丟盡了臉呢。外面人要怎麼樣想，就只得由他們怎麼樣想。有人會說蕙姑娘沒有關係的，也有人會說蕙姑娘是有關係的。一個女人給人家說好說歹是最要不得的事情。

蕙 你說有人會說我由他們說去！現在我再也不結婚了。金生被人家害死我倒很高興，這麼一來，我可以不結婚了。我當時答應結婚也無非是要躲過他。

曾 蕙姑娘，我不願意再聽你說話——蕙姑娘你真壞！

蕙 我壞哼，他才壞呢，他一直很壞，所以我才恨他。

酋 事情就壞在你恨他開的頭。蕙姑娘，你沒有道理恨他。當時你媽再嫁人，誰也沒有像我責備她利害；你那時候還是個小孩子。可是你就恨得他像鬼一樣。但是他對你已經不是平常的喜歡——不過那時候你太小，你不懂得。

蕙 那時候我看見媽一天到晚吊在他頭頸上，真叫我難受。你以為我喜歡成天的坐在這兒看我媽愛他麼？我是他的眼中釘！

酋 蕙姑娘，你不應該這樣說。媽最疼的是你，至於他呢，要是你好好的待他，他也一定會當你是親生女兒一般的疼你。

蕙 當我是親生女兒一般的疼我，決不能我從前恨他，我現在還是恨他！

酋 蕙姑娘，你就壞在恨他！要是你拿做女兒的態度對他，他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的愛你了。

蕙 叫我怎麼能不恨他？害我反對媽的就是他！

酋 蕙姑娘，你什麼意思？他叫你反對你媽？

蕙 對啦。如果這個人不上我家裏來，我一定會死心塌地愛我的媽。可是現在——我記得我有一次，年紀很小的時候，我放一把刀在枕頭底下，一晚上沒閉上眼。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，就是殺死他！天哪，我的蕙姑娘，要是你那天晚上真的敢爬了起來把他殺了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

蕙 我不知道殺了他，第二個想殺誰哪！

會 啊，噲，天老爺救命呀！不要再說下去了！你要有這種念頭是要天打雷劈的！蕙姑娘，我說這全是你的不對！

蕙 全是我的不對？

會 對啦，全是你的不對，你的錯！蕙姑娘，我告訴你，我們馬來人有一句俗話：有大恨必有大愛，他是你唯一有大恨的人，對不對？天哪，幸而你媽沒有知道。

蕙 知道什麼？

會 蕙姑娘，我告訴你，你妒忌的不是他！是你媽！你愛上了他，而你自己一點都不知道。

蕙 我愛他？

會 對啦，恨一變就是愛！沒有大愛不會有大恨！像你這樣恨是從大愛裏頭生出來的。

蕙 你說我愛那個人？你告訴我什麼意思？

會 沒有什麼意思呀。

蕙 你的意思是不是馬上跑去告訴我的媽？

會 蕙姑娘，我怕我告訴你媽麼？我猜得對。蕙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不會說出來的。可憐的太太，她心裏已經够難受的了。天老爺可憐可憐我們罷。

(潘二上)

潘 老爺回來了!

曾 你看見他麼?

潘 看見的。你不會認得他。他的樣子就像墳裏爬出來的鬼。

蕙 讓我走!

曾 好,讓我們都走。蕙姑娘,你不要亂說話,聽見麼?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,不能再讓你媽知道。(俯

娜與蕙姑下)

(德本與羅四上,肩上背着鎗)

潘 老爺回來了。老爺,有事要叫小的做麼?

柳 沒有什麼。

潘 我去通知太太。

柳 你不用去通知她,她自然會出來的。

羅 李少爺的傷怎麼樣了?

潘 好一點了。醫生派人拿來的東西,我去收拾收拾。老爺不用我,我去了。(下)

柳 現在回家來了。羅四,你現在要我怎麼辦?

羅 我要你怎麼辦？這是你自己的家。這屋子屬於你的，誰敢進來侵犯你。要是你逃走，那就是不  
打自招，我們兩個人就此完了。

柳 我回家來了，我聽了你的話回家來了。現在我的老婆馬上會出來罵我，跟我吵，把四面鄉鄰都吵  
起來看熱鬧。再過一會荷蘭警察要帶了傅大桂來。那我怎麼辦呢？

羅 你爲什麼不讓傅家的弟兄由他們自己去對付姓李的小子呢？把他弄死了什麼都就完了，現在  
他只受了點傷。他跟他父親就要跟人家亂說話。還有那班女人，我真怕她們。可是誰也不能證明  
傅金生到底是誰打的。你跟他父親在一起，也沒有人看見我。我的腿跑得真快。那時候我正在西  
村跟朋友喝茶，從後門一踏，飛也似的跑到東村。剛好趕上。完了事又跑回西村。誰也沒留心到我  
走開。

柳 對啦，要是沒有別的，我們就很安全。可是你亂說話，你自己不打自招。

羅 你要是把我殺了就好了；我一生就是這一次真的覺得害怕。我沒想到他們會把李嘉琳放的。我  
當時對你說我們應當到法院裏去，要蕙姑證明他曾經發誓要殺害傅金生，可是你不聽，要是她  
不肯，我們還可以找別人證明；這樣一來事情就容易了，他們也決不會放李嘉琳。我知道我做了  
傻瓜，但是我一見李嘉琳出來了，我知道荷蘭政府和傅大桂決不肯就此甘休，他們一定要在各  
處找兇手——我就慌了。我生平第一次發慌。我想忘掉，所以我就喝酒。我從來不喝酒，喝醉了酒，

就禁不住自己亂說話了。那個時候，你就應該把我打死，你可以打死我。後來村子裏起了謠言，那真把我嚇壞了。我聽人家唱「野火花」，我知道他們疑心你李嘉琳和他父親也疑心你。我們現在趕快想法子禁止這個謠言——要不然，我們就逃不掉。只要人家不知道傅金生爲什麼被人家謀害，他們就沒法知道是誰謀害的。

羅 柳 但是到底爲什麼爲什麼要把他謀害？謀害人又有什麼用呢？

我 我不知道。你不用問我。你從前不是常常說麼？「要是誰想娶她，當心一點！總有事情會發生的！」後來你跟我說她要結婚了。你說：「這個人我嚇不掉他。事情完了，他要把薰姑帶走了。我不知道怎麼辦好。」那一天早上天沒亮，你到我房裏來了好幾次，把我叫醒了說：「羅四，你起來，我一晚上沒閉眼睛。我要到外頭山裏去跑，你陪我去。」我們兩個人就拿了鎗到山裏去走，我們肩並肩的走，一句話也不說。後來我看你好過一點，我們就向空開了幾鎗，免得人家說我們沒有打獵。我還說這樣亂開鎗只能把鳥嚇得飛掉，但是你說我們把犯罪的念頭趕掉也好；後來我們坐在一塊石頭上，你就發瘋一般的笑，好像心上鬆了一塊石頭似的。後來你就抱住我的頭頸，說說，說——說得連你自己都不知道說些什麼，爲什麼說，有什麼意思；不過你顛來倒去總是這幾句話：「我發瘋了，我是一個瘋子，我不能像這樣生活下去。我要死！我不知道中了什麼魔！我痛苦極了，難受極了！」你顛來倒去總是這幾句話——瘋了，要死了！像你這樣老是說死，死，死，總有一天給



無常鬼聽見了，真要把你抓去呢。

住嘴！你說這些話幹什麼呢？

劉 老爺，你小心一點，不要碰我！剛才我們一同下山來，我知道你心裏轉的什麼鬼主意。我決不會猜錯。你有意落在後面，再遲一分鐘，你的鎗已經舉起來了。但是，老爺，你不能這樣，你不能這樣做！我們應該站在一起。我知道你心裏多煩，你不願意再看見我，要是對你有利的話，我可以走！我替你做，事並不想什麼好處。後來你給我錢，那是你自己的意思，我從來沒有向你要過。我不要錢，我不喝酒，我不抽煙。我只要有工做，有獵打就成了。當時你信得過我，當我弟兄看待，我不是不識抬舉的人。現在把罪都加在我身上就是了。你不用愁，他們就是把麪磨成粉，我也決不說一句話。我會對他們說是我幹的——是我！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幹？我就說——這……這不關他們的事！我要幹，就因為我要幹！他們要關我十年二十年，我也不在乎。只要你在外面替我安排安排，照你的地位手面，在南洋也不能算小呀。過了兩三年，只要你替我在荷蘭政府裏活動活動，縮短一點刑期，四五年後風浪過去了，誰也不會來追問這件事。只要你不忘記，等我出來了，我們依然還是弟兄，我們還是可以合作！我們永遠站在一起！有人來了——是太太！

（劉大蟻拿着一把水壺。她看見德本和羅四，突然停步呆住了。遲疑了一下，他仍然走向水缸去搗水。）

羅 太太！

劉 你替我滾出去！不要走近我！你在這兒幹什麼？我不要再見你！

羅 太太！你將來還會看見我——並且還會聽見我。

劉 你什麼意思？這是我的屋子。

羅 太太，很簡單。不多一會我們都要上法院裏去。我們還是預先商量商量的好。只要大家不亂說話，一個人去坐監牢就夠了。

劉 只怕不止一個人罷，你總別想逃得過。

羅 那我不知道。不過一個人就夠了，那個人就是我。

劉 你？

羅 我自己不開口，希望別人不要亂說話。外面的謠言是李家父子兩個人造的；他們有意中傷老爺的。那隻歌也是他們編的。這是謠言，他們心裏是明白的。

劉 真的麼？你以為瞞得了我麼？謠言我當然不相信的。不過事實我不能不相信——我其實老早就

猜到了。我老早猜想到——不，我沒有猜到裏頭有你，他，他早應該告訴我——不早告訴我，太不應該。他也早應該知道我決不會說出去的，不是爲了他，是爲了我的家——爲了我的女兒，爲了我自己。可是現在誰都知道，個個人在唱着「野火花」，連地上的石頭都在叫，叫我怎麼能不開

口呢？

羅 只要太太不開口，他們要唱要說由他們去！

劉 不開口？要我不開口來救你的狗命？我一看見你就想叫！我會把全村子的人都吵起來！

羅 太太，不要太傻！這有什麼用呢？

劉 你殺人的時候就不傻！在這屋子裏幾乎又給你殺死一個人！

羅 要是真的把他殺了，那才不傻呢！

劉 你是個不中用的殺人的兇手！

羅 老爺，你太太在說你呢。

柳 羅四！

羅 你瞧他聽見了。

劉 對啦，在這種人面前低頭，真倒霉透啦！你一生一世變了他的奴才。再有什麼比這個更可怕的麼？

現在這屋子裏又有了一個老爺！謝謝天老爺，他也跟你一樣，只怕我們劉家不在南洋丟盡了臉！

柳 琴！

劉 我說話的時候竟有傭人來插嘴！這屋子裏還有我這東家麼？還有你放縱得……

柳 要是我有勇氣的話，我早就一槍打在我自己的腦袋上，死了完事。

羅 喔，老爺！

柳 住嘴！我不要你再插嘴！滾出去！你還要等什麼？難道要我跪下來求你麼？

羅 老爺，不要這樣。我就走了。（向劉大嬸）太太，要沒有我，決不會有殺人的事，但是你這個孩子可就沒有命了。現在他可以活了，不過他一時振作不起來，那不要緊。過幾時自會好的。我是個醫生，將來你還要謝我呢。別忘了，他有什麼，我會替他醫好的。（下）

柳 不要再哭。我不能再看你哭。我這個人不值得你爲我哭。我不應該再回來；我應該餓死在荒山野地裏——讓他們來抓我，像捉一隻狼一樣的來抓我，我決不想反抗。你不用再責備我。我自己責備我自己，一遍又一遍已經責備得夠了。我罵我自己是殺人犯、兇手，不知道多少遍。讓我去罷。這不再是我的家。你把我趕出去罷！我在等警察來抓我。我本來想自己去投案，但是我太不中用，太沒有勇氣，我的心已經沈下去像死的一樣，我心裏什麼都完了。如果你不要我了，你告訴我。我自己會爬出去，爬到路上去，把我自己丟到田裏去；像你把不要的東西丟到門外面去一樣。

劉 好，你要去自首！你也不管我的家了，你要我劉家去盡了臉，你要我女兒出盡了醜，讓全村子的人唾罵嘲笑！你也應該想想我呀！你以爲我相信你的眼淚麼？你以爲我第一次看見你哭麼？你要哭，要在你剛有壞念頭的時候哭個痛快還好多呢。現在你哭——叫我怎麼辦呢？你看看我。誰知道我心裏多難受呀。我想忘掉牠，但是怎麼能丟得開不想——我想怎麼才能把這丟臉的事遮

藏起來，怎麼能不讓人看見。怎麼能不叫警察來抓人？我爸爸就生我一個女兒，我爸爸在世的時候克勤克儉掙起這份家產，他謹慎小心不讓劉家在南洋丟臉。他臨死的時候把家產都交在我手裏，再三叫我小心在意，別上了人家的當。後來……後來……我丈夫死了……你來了，我知道你不是個壞人，我知道你待我很好……想不到……想不到……你不要哭；你不要低着頭，你勇敢一點抬起頭來。我們好好的想法逃過這一關。我們只要能跟從前一樣，同心合力，對付過去，再過幾分鐘，警察就要來了。把眼睛擦乾罷，你要把血都哭出來了。喝口水，不要喝得那末快！野地上的樹枝野草把你的皮膚衣服都擦破撕破了。過來，我替你洗洗乾淨，你的樣子多骯髒多難看呀！

琴！我的太太！你可憐我罷！你不知道。你不要說話——說話的應該是我！我要向你懺悔。你不知道這幾年來我心裏衝突得多利害呀！這幾年來我好像跟一個人在掙扎，這個人比我強，我一天到晚一晚上到天亮跟他鬥，他硬把我拖上我不願意走的路。

柳

劉 什麼時候——什麼時候你起了這個壞心思？

柳 我不知道。這好像瘟疫一樣，一來就來了。我們誰都有壞心思，但是壞心思一會兒就過去了，不會

損害我們。從前我小時候，我父親打我，我心裏起了一個壞念頭，說『我願望我父親死』！但是我一想到，我立刻覺得非常慚愧——慚愧我自己竟會有這樣壞的念頭。我心裏頭害怕天上的菩薩聽見我這句話，真的把我父親弄死了。從此之後，我就更愛我的父親。後來我父親死了，那時候

柳

問題不在嫁不嫁，而在她走不走。沒有她在旁邊，我就活不下去。我要她，我時時刻刻需要她。她恨我，她討厭我，她躲避我——她一直對我如此，起先使我傷心極了，可是後來又不能不靠着這傷心活下去。她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沒有她我只有死。起先我自己都不明白——我以為不至於真的如此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琴，我現在全告訴你了，這是真的！我永遠不能原諒我自己，就是你

劉

是的，你真的瘋了——但是你自己不知道。結果一定是死。爲什麼我們不替她找家人家呢？我們早應該把她嫁出去。你不應該不讓她嫁給嘉琳。

許會把她抱在懷裏，也許會把刀刺進她的胸口！

一間屋子裏，我就發瘋一樣的跑出去。因爲如果我不跑開，我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呢！我也

近我的。是她。我可以聽見她呼吸，好像她的嘴唇就在我的耳朵旁邊。我恨，我痛苦，我哭！我禱告上天，救救我！我恨不得殺死我自己——殺死她！我真說不出心裏的可怕。有時候我單獨跟她在

麼地方，我看見的都是她！晚上我們睡在床上，我很靠近你睡着，在深夜靜的黑暗裏，我覺得靠

邊，我的血立刻就着了火，沸騰起來。我們一桌子吃飯的時候，我不敢抬起頭來看她，不論我到什

以爲壞心思都是一樣的，但是這一樁我就丟不掉。我越是想辦法忘掉她，但是當她一站近我的身

我不愛你。我一天更愛你！我有時也看別的漂亮女人，我想法忘掉她。但是當她一站近我的身

我已經長大成人，可是我哭得很悲痛，不是我哭他死，而是哭我自己從前有這樣壞心思。我起先

肯原諒我，我還是不能原諒我自己。

劉 原諒是不能醫治罪惡的；如果我原諒你，你的罪惡是不能去掉的。我剛聽到的時候，我以為處罰你越厲害越好。現在，我一看見你，我的心就軟下來了。我一向以為你是個頂好的好人，你不但對我好，就是對我的傭人，對我的親戚，對不論誰到我們屋子裏來的人，都是客客氣氣非常好。你做事很忠心很勤懇。想不到這末好的人，一下子就變成一個壞人。真使我寒心極了。

柳 我不承認我變壞，我對你對別人還是一樣；不過……

劉 輕一點！不要說得那麼響！我聽見那邊屋子裏來了人。大概是嘉琳的父親和朋友，他們要把嘉琳帶走。要是警察來了，一定上這屋子裏來的。你在這兒，我出去看看。你去洗洗臉，換件衣裳。別讓人家看見你這個樣子。你好像是……

柳 好像是殺人犯，是不是說呀！

劉 不，不，德本！我們不要再談這些事情。第一我們要禁止謠言。然後我們想辦法。蕙姑，我們可以送到

新加坡姑媽家裏去住，她老人家很喜歡蕙姑，來信總要問起她。她去了不知道要怎樣喜歡呢。她在那邊可以結婚，新加坡年青的華僑最多，她結了婚要是喜歡回家來住也好，我們就可以做公婆婆了，替她照顧照顧孩子，大家又可以快快活活住下去了。德本，你先到我那邊屋子裏去洗洗臉。（柳德本下）

(蕙姑上)

劉 蕙姑！你在屋裏？

蕙 嗯。我又沒出去。嘉琳的父親和朋友來了。

劉 他們怎麼樣？

蕙 他們好像安靜一點了；他們看嘉琳好一點，非常奇怪。現在等荷蘭警察來，聽說他們在村長辦事處問幾個人，問好了就上這兒來。

劉 我去招呼他們一下。

蕙 媽，我有一句話要跟你說。

劉 你有話跟我說？你到底怎麼會事？我害怕。你從來不說話的。

蕙 我聽你在這兒說要打發我走，是不是？

劉 你在門外頭偷聽我們說話？

蕙 是的，因為我不能不偷聽。我要知道你究竟把他怎麼辦。在這個屋裏，你好像討厭我，要把我送到姑媽那兒去。我沒有做什麼錯事，可是受罰的是我，要我走，好讓你跟他快快活活住下去。你原諒他，可把我趕出去，好讓你單獨跟他在一起。

劉 你說什麼？誰把你趕出去？誰把這個意思放進你的頭腦裏？



蕙 我聽你親口說的。你要把我送到新加坡姑媽那兒去，叫她把我關起來，終身不放我回來。

劉 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？你不是幾次說要到新加坡去看姑媽麼？我就怕你到了新加坡，看到那兒熱鬧好玩，就不想回來，所以我始終沒讓你去。現在我要你去是爲大家好，你怎麼又不去呢？你要怎麼辦？難道你要我叫德本走麼？他到底是你的後父，你應該拿女兒的感情對他，這是你的責任。你跟會娜一樣的壞。難道這全是不對麼？

劉 我沒有說你不對。不過他不拿你當女兒看待，就因爲你不拿他當父親看待。

蕙 難道是我在他面前賣弄風騷？難道是我叫他殺死傅金生的？

劉 不要說得那麼響！別人會聽見的！

蕙 這一次我可不能讓你稱心如意了。你要救這個人，你要把真相隱藏起來，但是我要親口告訴警察長，告訴每一個人。我現在只有我自己的名譽，我顧不得別人……顧不得他……他反正是個犯罪的人！

劉 住嘴！不要說得那麼響！聽你這樣說話，真叫我寒心。我差不多已經原諒他——而你還是恨他！

蕙 是的，我恨他。我一直恨他，他也知道，如果他不讓我說話，不讓我告發他，他只好把我殺了！我可以死，我也祇能死！你讓他殺了我罷！那末，你也會知道恨他！

劉 輕一點！他來了。（德本上）德本！

柳 他說的話是對的。應該走的不是她！不過我不要她告發我。我會自首去。我現在又堅強起來了。我到路上去迎接他們。琴，你讓我去。你有你的孩子。你原諒我，但是她決不會原諒我。她從小就恨我！

劉 不，德本，你不要去！德本，你是我的性命呀！

柳 不，讓我去！不然，我叫嘉琳的父親出來！我來告訴他……

劉 （向蕙姑）你瞧你做的好事。是你不對！德本，德本媽，別讓他走！

劉 啊！

柳 不，讓我去，她要親自告發我。你爲什麼這樣恨我？你從來沒有叫過我。你不知道我多麼的愛你！

蕙 媽，媽——

柳 你是南洋的野火花！人家都叫你野火花！我真慚愧！我怎麼會愛上你這樣一個女人！

劉 蕙姑，你叫一聲，叫他一聲爸爸！

柳 她永遠不會原諒我。

劉 她一定得原諒你！蕙姑，你過去！我叫你過去！

（蕙姑勉強轉身）

劉 聽媽的話，過去！（蕙姑走至柳德本面前）拉着他的手（蕙姑伸手拉手）叫聲爸爸！

（蕙姑抬起頭來，德本伸兩手拉他兩手，熱情的眼光相互看了很久）

柳 我的孩子！

蕙 德本……我的上帝！德本！

柳 呀（慢慢把她抱入懷內）

劉 但是你沒有叫他爸爸！怎麼她昏過去了麼？啊！嘴對嘴的，緊緊的抱着！放手！放手！現在我明白了！爲什麼你不肯叫他爸爸？現在我知道是你不好——我咒你！

蕙 是的，是我不好。你殺了我罷！我愛他，我愛他！他是我唯一愛的人！

柳 呀，蕙姑！

劉 你說什麼？你說什麼？我要打死你——對了，我要打死你！

柳 站開！

蕙 救我，救救我！

柳 我說你站開！

劉 啊！現在我懂了！原來是這末一會事好！我打死你！我們大家死來人呀！來人呀！大家來呀！兇手在這

兒！兇手給我抓住了！把這個混賬女人抓起來！她不是我的孩子！

蕙 走罷！我們跑罷！

柳 好，我們一塊兒走！我們跑到荒山裏去來讓他們當我們野獸到荒山裏來抓我們！我愛你，我要你，我們像野獸一樣的到荒山裏去生活！

劉 救命哪，救命哪！大家快來呀！殺人的兇犯！殺人的兇犯！

（羅四、潘二、曾娜和其他的村民由各處的門同上）

柳 走開！誰阻擋我們的，我就打死誰！

劉 不准走！殺人的兇手！

柳 我叫你讓一條路給我們走！

劉 除非把我弄死了。在我身上跨過去！

柳 好——（舉鎗打劉大嬖）

劉 啊！

曾 天上的菩薩呀！太太，太太！

羅 老爺，你怎麼啦？

村民 打死他！

抓住他！

（混亂一陣）

柳 好，你們打死我好了！我不抵抗，我也不逃！

潘 不要打死他！我們送他到法院去！

曾 太太是他打死你麼？太太，你聽見麼？

劉 我聽見的，曾娜！我在死之前，我要把事實告訴諸位。我快要死了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沒有關係。  
……蕙姑，蕙姑！

曾 蕙姑娘！蕙姑娘在那兒啊？

蕙 媽，媽！

劉 啊！你沒有爲他哭麼？媽放心啦。

蕙 媽，我不哭！你是我的媽呀！

曾 她快斷氣了！快——太太！

劉 這個人不會再傷害你了！蕙姑，我總算救了你。我的血總算沒有白流，我的血救了我親生的女兒！

——幕——

(本劇由 Jacinto Benavente: La Malquerida 改編而成，特此聲明)

